

雨季不再来

人是可以改变的
只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

〔台湾〕三毛 著 哈尔滨出版社

三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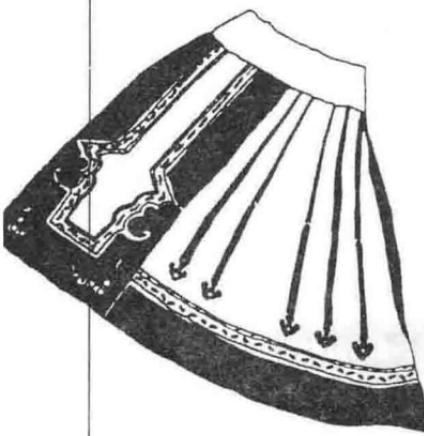


〔台湾〕三毛 著

雨季不再來

哈

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3-0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季不再来 / [台湾]三毛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3. 6

(三毛全集)

ISBN7-80639-902-X

I. 雨 ... II. 三 ...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719 号

责任编辑：陈春林 颜楠

封面设计：点石堂

◎ [台湾]三毛 著

雨季不再来

出版 / 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街 170 号

邮编 / 150006

电话 / 6225161(发行部) 6225162(总编室)

网址 / <http://www.hrbcb.com>

E-mail:hrbcbs @ yeah.net

发行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 8

字数 / 140 千字

版次 /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 ISBN7-80639-902-X/I·236

定价 / 15.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6225162

常年法律顾问：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一个在当年被父母亲友看做问题孩子的二毛，为什么在十年之后，成了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有望的女人？在三毛自己的解释里，总脱不开这两个很平常的字——时间。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



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在对生命的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往往因为过分执著，拼命探求，而得不着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去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而永远不能超脱。





虽然有很多幼稚的思想，但
那只是我做二毛时在雨地里走着的
几个年头，毕竟雨季是不会在三毛
的生命里再来了。

『苍弱』与『健康』

雨季不再来



——《雨季不再来》序 舒凡





继《撒哈拉的故事》后，三毛的《雨季不再来》也成集问世了。讨论这两书的文字，多以“健康的近期”和“苍弱的早期”说法，来区分两条写作路线的价值判断，这一观点是有待探讨的。

就三毛个人而言，也许西非旷野的沙、石和荆棘正含有一种异样的启示，使她从感伤的“水仙花”，一变而为快乐的小妇人，这种戏剧性的成长过程是可能的，撇开“为赋新词强说愁”本是少女时期的正常心理现象不说，即或朴素地比之为从苍弱到健康也能算得上是常言了。

但，就写作者而言，心怀“忧惧的概念”（祁克果语），陷入生命的沉思，或困于爱情的自省，则未必即是“贫血”的征候，心态健康与否的检验标准，也非仅靠统计其笑容的多寡便可测定。这写作路线取向问题，以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在文学史的贡献，不比纪德的《刚果纪行》逊色，即可知用“象牙塔里”、“艳阳天下”或“苍弱”、“健康”之类的喻辞，来臧否写作路线是不得要领之举，重要的是该根据作品本身来考察。

《撒哈拉的故事》约可列为表现现实生活经验的写作。阅读文艺作品所以成为人类主要的精神活动之一，



较切近的原因是为了从中开拓真实的生活经验。三毛以极大的毅力和苦心，背井离乡，远到万里之外的荒漠中去居家谋生，以血汗为代价，执著地换取特殊的生活经验。这种经过真实体验的题材之写作，在先决条件上已经成功了，甚至连表现技巧的强弱，都无法增减故乡人们去阅读她作品的高昂兴趣。

《雨季不再来》约可归为表现心灵生活经验的写作。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人类深思的默省存在的意义、灵魂的归依、命运的奥妙等形而上问题，早在神话发生时代就开始了，历经无数万年的苦心孤诣，到了近代，新兴的实用功利主义者，竟讥讽此一心灵活动为“象牙塔里的梦魔”，这才真是精神文明恶梦的起点呢！尤其，在大众传播事业力量无比显赫的今天，缺乏实在内容的泛趣味化主义，被推波助澜地视为最高人生价值，沉思和深省活动反被目为苍弱的“青春期呆痴症”的后遗，这种意义的普及，形成了“危机时代”的来临。

尽管做此引论，也不能掩饰《雨季不再来》在内容技巧上的有欠成熟。十多年前，烦恼的少年三毛难免把写作当成一种浪漫的感性游戏，加上人生阅历和观念领域的广度不足、透视和内诉能力尚未长成等原因，使她的作品过于强调个人化的片段遐想和感伤。但是，从中所透露的纯挚情怀和异质美感，却别具一种奇特的亲和

力。《雨季不再来》只是三毛写作历程起步的回顾，也是表征六十年代初期，所谓“现代文艺少女”心智状态的上乘选样。



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自序）

雨季不再来



三毛



我之所以不害羞地肯将我过去十七岁到二十二岁那一段时间里所发表的一些文稿成集出书，无非只有一个目的——这本《雨季不再来》的小书，代表了一个少女成长的过程和感受。它也许在技巧上不成熟，在思想上流于迷惘和伤感，但它的确是一个过去的我，一个跟今日健康进取的三毛有很大的不同的二毛。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地消失过去。

而人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逐渐蜕变，却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

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她是一个逆子，她追求每一个年轻人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在追求什么的那份情怀，因此，她从小不在孝顺的原则下做父母请求她做的事情。

一个在当年被父母亲友看做问题孩子的二毛，为什么在十年之后，成了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有望的女人？在三毛自己的解释里，总脱不开这两个很平常的字——时间。

对三毛来说，她并不只是睡在床上看着时光在床边



大江东去。十年来，数不清的旅程，无尽的流浪，情感上的坎坷，都没有使她白白地虚度她一生最珍贵的青年时代。这样如白驹过隙的十年，再提笔，笔下的人，已不再是那个悲苦、敏感、浪漫而又不负责任的毛毛了。

我想，一个人的过去，就像圣经上雅各的天梯一样，踏上一步绝不能上升到天国去。而人的过程，也是要一格一格地爬着梯子，才能到了某种高度。在那个高度上，满江风月，青山绿水，尽入眼前。这种境界心情与踏上第一步梯子而不知上面将是什么情形的迷惘惶惑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二毛的确跌倒过，迷失过，苦痛过，一如每一个“少年的维特”。

我多年来没有保存自己手稿的习惯，发表的东西，看过就丢掉，如果不是细心爱我的父亲替我一张一张地保存起来，我可能已不会再去回顾一下，当时的二毛是在喃喃自语着些什么梦话了。

我也切切地反省过，这样不算很成熟的作品，如果再公诸于世，是不是造成一般读者对三毛在评价上的失望和低估？但我静心地分析下来，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顾虑。

一个家庭里，也许都有一两个如二毛当时年龄的孩子。也许我当年的情形，跟今日的青年人在环境和社会

风气上已不很相同，但是不能否认的，这些问题在年轻的孩子身上都仍然存在着。

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在对生命的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往往因为过分执著，拼命探求，而得不着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去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而永远不能超脱。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平凡地长大，做过一般年轻人都做的傻事。而今，我在生活上仍然没有稳定下来，但我在人生观和心境上已经再上了一层楼，我成长了，这不表示我已老化，更不代表我已不再努力我的前程。但是，我的心境，已如渺渺清空，浩浩大海，平静，安详，淡泊。对人处事我并不天真，但我依旧看不起油滑；我不偏激，我甚而对每个人心存感激，因为生活是人群共同建立的，没有他人，也不可能有我。

《雨季不再来》是我一个生命的阶段，是我无可否认亦躲藏不了的过去。它好，它不好，都是造就成今日健康的三毛的基石。也就如一块衣料一样，它可能用旧了，会有陈旧的风华，而它的质地，却仍是当初纺织机上织出来的经纬。

我多么愿意爱护我的朋友们，看看过去三毛还是二毛的样子，再回头来看看今日的《撒哈拉的故事》那本书里的三毛，比较之下，有心人一定会看出这十年来的岁





月，如何改变了一朵温室里的花朵。

有无数的读者，在来信里对我说——“三毛，你是一个如此乐观的人，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凡事都愉快。”

我想，我能答复我的读者的只有一点，“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

乐观与悲观，都流于不切实际。一件明明没有希望的事情，如果乐观地去处理，在我，就是失之于天真，这跟悲观是一样的不正确，甚而更坏。

我，只是一个实际的人，我要得着的东西，说起来十分普通，我希望生儿育女，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女人。一切不着边际的想法，如果我守着自己淡泊宁静的生活原则，我根本不会刻意去追求它。对于生活的环境，我也抱着一样的态度。我惟一锲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保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如果将我这种做法肯定是“乐观”，那么也是可以被我接受和首肯的。

再读《雨季不再来》中一篇篇的旧稿，我看后心中略略有一份怅然。过去的我，无论是如何的沉迷，甚而有些颓废，但起码她是个真诚的人，她不玩世，她失落之后，也尚知道追求，哪怕那份情怀在今日的我看来是一片惨



绿，但我情愿她是那个样子，而不希望她什么都不去思想，也不提出问题，二毛是一个问题问得怪多的小女人。

也有人问过我，三毛和二毛，你究竟偏爱哪一个？我想她是一个人，没法说怎么去偏心，毕竟这是一棵幼苗，长大了以后，出了几片清绿。而没有幼苗，如何有今天这一点点喜乐和安详。

在我的时代里，我被王尚义的《狂流》感动过，我亦受到《弘一法师的传记》很深的启示和向往。而今我仍爱看书，爱读书，但是过去曾经被我轻视的人和物，在十年后，我才慢慢减淡了对英雄的崇拜。我看一沙，我看一花，我看每一个平凡的小市民，在这些事情事物的深处，才明白悟出了真正的伟大和永恒是在哪里，我多么喜欢这样的改变啊！

所以我在为自己过去的作品写一些文字时，我不能不强调，《雨季不再来》是一个过程，请不要忽略了。这个苍白的人，今天已经被风吹雨打成了铜红色的一个外表不很精致，而面上已有风尘痕迹的三毛。在美的形态上来说，哪一个是真正的美，请读者看看我两本全然不同风格的书，再做一个比较吧！

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不只是一个女人，我更是一个人。我将我的生活记录下来了一部分，这是我的兴趣，我